

# 釋《上博七·吳命》 簡9之“𠄎日”

李詠健


## 提 要


《上博七·吳命》簡9有“𠄎日”一詞，整理者隸作“睦日”，讀為“望日”。復旦讀書會將“𠄎”改釋為“暑”；郭永秉改讀為“曙”；陳偉、沈培釋為“是”；王連成釋為“堤”。馮勝君將字形改隸作“睦”，但在釋讀上仍從整理者說，釋為“望”。本文綜考各家說法，認為馮氏釋“𠄎”為“睦(望)”最為可信，惟“望”應讀為“明”。“望”、“明”古音同屬明紐陽部，音近可通，二字於古籍中亦有相通例證。從文義上看，簡文“明日”，正相當於《左傳》中的“詰朝”，都是指交戰之期。要之，簡文“自明日以往，比五六日”，即“自明天開始，連續五六天”之意。

關鍵詞：《上博七》 楚簡 《吳命》 明日 通假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一










《上博七·吳命》簡9云：


自日呂以逵(往),必(比)<sup>[1]</sup>五六日,皆番(敞)邑之昇(期)也。<sup>[2]</sup>

其中“”字,整理者隸作“眚”,釋曰:


“眚”,从“日”,“生”聲,即“旺”字異體,讀爲“望”。“生”即古“往”字,“往”、“旺”、“望”古音同隸陽部,例可相通。“望日”,月圓之時,常指夏曆每月十五日。《釋名·釋天》:“‘望’,月滿之名也。月大十六日,小十五日,日在東,月在西,遙相望也。”《書·召誥》:“惟二月既望。”<sup>[3]</sup>

案:整理者將隸作“眚”,讀爲“望”。惟就字形論之,“”所从旁與同簡“往”字()所从“生”旁()並不一致,即與楚簡諸“生”字亦不相近。考楚簡“生”字作 (包山 100)、 (郭店·老乙)、 (望山 M2 簡)<sup>[4]</sup>等,“往(逵)”字則作 (郭店·老丙 4)、 (郭店·尊德 31)、 (郭店·尊德 32)、 (郭店·語叢四·二)、 (九 M5697)<sup>[5]</sup>、 (上博三·周 30·16)、 (上博三·周 35·15)、 (上博三·周 35·36)、 (上博三·周 36·3)、 (上博三·周 40·18)、 (上博三·周 42·19)、 (上博三·周 42·38)、 (上博三·周 20·16)、 (上博三·周 22·40)、 (上博三·周 37·7)、 (上博三·周 37·14)、 (上博三·互 1·37)、 (上博五·第 19·15)、 (上博五·三 6·6)<sup>[6]</sup>等。諸字所从“之”旁均作或等,與所从不類。至於其它从“生”之字,如“桂”(枉),《上博七·武王踐阼》簡 15 作;“絳”,曾侯乙墓簡作和等<sup>[7]</sup>,其之旁作或,亦與上引諸“往”



字同例。細審楚簡“生”字構形，其上所从“之”旁之寫法，皆是先寫左方兩斜筆（），再將右旁一筆貫穿左方兩斜筆作（或不貫穿作），最後纔寫下方的橫畫。相較之下，旁上部作，乃先寫上方兩筆（），再寫下方的彎筆（），與區別明顯。準此，應非“生”字，整理者隸定不確<sup>[8]</sup>。


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讀書會（下簡稱“復旦讀書會”）亦沒有採取整理者之隸定，而是將字改釋為“暑”，無說<sup>[9]</sup>。孟蓬生從之<sup>[10]</sup>，單育辰則評之曰：



此字復旦讀書會釋為“暑”，敵國約定日期一定不會用一個比較含混且不定點的“暑日”來表示，故“暑日”說不可從。<sup>[11]</sup>

案：單說有理。從簡9內容看，“自日以往”一句，應涉及與敵國約定戰期一事，釋作“暑日”，與簡文背景不符。






不過，郭永秉則仍從復旦讀書會釋“暑”之說，並申之曰：



懷疑此字應釋為“暑”，主要是認為此字下部和一般的“者”字不同。其實楚文字中的“者”字寫法多樣，上部作“止”形的例子和下部作“壬”形的例子都很多見，“壬”形應是從“者”字下部寫作類似“昏”的形體變來，因此此簡所見的“者”旁寫法可能就是從上博簡《性情論》23、24、26號寫作形的“者”字省變而來的。沈先生所舉的《上博（三）·彭祖》一般認為即“箸”字的，與《吳命》此字所從極近，即為一證（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讀書會已指出《彭祖》與《吳命》為同一抄手所寫，即從這一點看也是有道理的）。上博簡還有一個寫法與此相類的“者”字，見於《競建內之》9—10號簡如下一句話：“擁華佗（孟）子以馳於倪

中申論此字應釋為“者”，其後一文舉證頗詳，此不再贅。現據《吳命》此字寫法，我認為禰說是有道理的。此字釋“者”，應讀為“都”。“都”古代有“邑”的意思（《戰國策·秦策二》“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”高誘注：“都，邑。”），“擁華孟子以馳於倪都”的說法正可與《說苑·尊賢》謂桓公“與婦人同輿馳于邑中”對照，也證明趙平安先生“倪（邠）”即齊邑的說法是完全正確的。若將《競建內之》的字釋為“市”，這一點就不明了了。因此我們認為《吳命》的“暑”字似無可懷疑。<sup>[12]</sup>

郭氏釋為“暑”，惟楚文字“暑”字一般从日从尻，未見作形者。郭氏遂提出“暑”字應改讀為“曙”，“曙日”意即“旦日”，即明天之意。他說：

“旦日”由太陽初出時引申表示明天、第二天之義。《穀梁傳·宣公八年》“釋者，祭之旦日之享賓也”，（范甯注：“旦日，猶明日也。”）《史記·彭越列傳》“與期旦日日出會，後期者斬”，（司馬貞《索隱》：“旦日謂明日之朝日出時也。”）《漢書·灌夫傳》“將軍旦日蚤臨”，（顏師古注：“旦日，明旦也。”）皆其例。“曙日”與此義同。因此“自曙日以往必（比）五六日”就是“從明天開始連續五六天”的意思。<sup>[13]</sup>

郭氏釋“暑”之說，其後得到張崇禮的贊同<sup>[14]</sup>。細繹其說，釋為“暑”，其實就是將字下部（）釋為“者”。其考釋依據有二，一是上博簡《彭祖》之字，二是《競建內之》之字。

先論字，郭永秉引禰健聰說，認為字應釋“者”<sup>[15]</sup>。但我們認為，此字與上博簡所見“者”字頗有差別，釋

“者”並不可信。考上博簡“者”字寫法甚多,按形體區分,共有二十五式,詳見如下<sup>[16]</sup>：

一式：	𣎵(上博一·性5·12)、𣎵(上博一·性2·31)、𣎵(上博一·性7·14)、𣎵(上博二·民3·25)、𣎵(上博七·武15·8)、𣎵(上博八·顏9·16)、𣎵(上博八·顏9·20)
二式：	𣎵(上博五·姑4·31)、𣎵(上博五·姑5·30)、𣎵(上博七·武15·4)
三式：	𣎵(上博四·曹65·4)、𣎵(上博五·弟6·19)
四式：	𣎵(上博四·柬3·5)、𣎵(上博四·柬16·8)、𣎵(上博五·季1·33)、𣎵(上博七·鄭乙2·14)
五式：	𣎵(上博五·季7·4)、𣎵(上博六·孔2·7)、𣎵(上博六·孔12·14)、𣎵(上博六·孔16·1)、𣎵(上博六·孔21·1)
六式：	𣎵(上博二·容10·10)、𣎵(上博二·容44·31)、𣎵(上博二·昔1·5)、𣎵(上博四·內2·37)、𣎵(上博四·內3·17)、𣎵(上博四·內4·27)
七式：	𣎵(上博二·容30·10)、𣎵(上博二·容5·2)、𣎵(上博七·鄭甲2·11)、𣎵(上博七·君甲8·22)、𣎵(上博七·君甲9·19)、𣎵(上博八·成11·11)、𣎵(上博八·成16·12)
八式：	𣎵(上博六·天甲7·6)、𣎵(上博六·天乙2·29)、𣎵(上博六·天乙6·18)
九式：	𣎵(上博三·中21·6)、𣎵(上博三·中11·1)
十式：	𣎵(上博四·曹28·26)、𣎵(上博四·曹37·2)
十一式：	𣎵(上博一·性23·7)
十二式：	𣎵(上博四·曹56·18)
十三式：	𣎵(上博五·競8·9)
十四式：	𣎵(上博五·競8·30)
十五式：	𣎵(上博五·鮑2·27)
十六式：	𣎵(上博三·彭7·7)

(續表)

十七式:	𠄎(上博三·亘3·18)、𠄎(上博三·亘3正·12)
十八式:	𠄎(上博五·三2·2)、𠄎(上博五·三2·6)
十九式:	𠄎(上博五·鬼3·21)、𠄎(上博五·鬼3·29)
二十式:	𠄎(上博六·競2正·18)、𠄎(上博六·競8·38)
二十一式:	𠄎(上博二·子11·24)、𠄎(上博一·孔24·52)、𠄎(上博二·子1·25)、𠄎(上博二·魯1·24)
二十二式:	𠄎(上博一·孔3·8)
二十三式:	𠄎(上博一·性38·21)
二十四式:	𠄎(上博一·緇22·21)
二十五式:	𠄎(上博一·緇1·36)、𠄎(上博一·緇6·43)、𠄎(上博一·緇13·3)

綜觀上列“者”字寫法，皆與“𠄎”字不類，禩氏將二字等同，不能使人無疑。退一步說，即便從禩說釋“𠄎”為“者”，“𠄎”與“𠄎”字所从之“𠄎”仍有差別。郭永秉據此推論“𠄎”應釋“者”，恐不可從。



再看“𠄎”字。此字確有學者以為从“者”，如李銳<sup>[17]</sup>、陳斯鵬<sup>[18]</sup>等。但沈培已指出，“𠄎”字下部“與楚簡‘者’字寫法並非完全相同，因此該字仍然不能認識”<sup>[19]</sup>。筆者曾將“𠄎”字所从之“𠄎”與上博簡諸“者”字加以比較，發現二者下部所从類似“壬”旁的部分確有差異<sup>[20]</sup>，二者似未可貿然等同。換句話說，“𠄎”字下部並非从“者”，而郭氏釋“𠄎”為“者”之說也失去了立論依據，似難成立。


馮勝君也反對郭氏釋“暑”之說，並提出證據反駁。他分析了《吳命》書手的字形抄寫特點，指出“𠄎”與同一書手抄寫的










“者”字不類，故“𠄎”應非“者”字。馮氏曰：

釋“暑”說，是將 A 字（引者案：即“𠄎”字）所从 B（引者案：即“𠄎”）釋為“者”。…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“者”字雖然在《吳命》篇中並未出現，但卻在同一書手所抄寫的上博簡《緇衣》、《彭祖》、《競公瘞》篇中多次出現。其形體有如下兩類：

- C  上博《緇衣》13 簡       上博《緇衣》22 簡  
D  《彭祖》7 號簡


其中 C 類形體因為書手模仿底本的形體特點而具有齊系文字特點，而 D 類形體纔體現了其自身的書寫習慣。很明顯，D 類“者”字在形體上也與 B 形體有明顯區別。也就是說，從書手的個人書寫習慣來看，將 A 所从的 B 理解為“者”，也是不可信的。另外沈培先生和郭永秉先生文章中都提到的《彭祖》2 號簡中的  字，其下部所从形體與《孔子詩論》等篇“者”字完全相同。過去由於材料所限，我們對抄寫上博《緇衣》等篇的書手自身的書寫習慣認識得還不够充分，所以也曾認為  字所从即“者”字。現在此書手基本按照自身書寫習慣所抄寫的簡文已有三篇（即《彭祖》、《競公瘞》、《吳命》），其書寫習慣已反映得比較充分。在《彭祖》、《競公瘞》篇中，“者”字均作 D 類形體，並無例外。特別是上博《緇衣》篇中作為單字的“者”均作 C 類形體，但 12 號簡“煮”字所从“者”旁卻也寫作 D 類形體。這說明此書手在抄寫單獨成字的“者”字時盡量忠實於底本，但卻在偏旁中無意間流露出個人的書寫習慣。這個例子可以從一個側面說明，在“者”字的形體特點上，此書手的個人書寫習慣是相當穩定的。這樣看來，將 A 形體釋為

“者”，以及將从 A 的  字釋為“箸”<sup>[21]</sup>，都是不可信的。<sup>[22]</sup>

馮氏從書手的抄寫習慣出發，指出《吳命》書手習慣將“者”字寫作“”形，而  字與之不類，故釋“者”之說不可從。另一方面，針對郭永秉提及的《彭祖》“”字，馮氏分析了《吳命》書手的抄寫習慣後，也認為“”字不應釋為“者”。平心而論，不管“”是否為“者”字，單就字形來看，該字與《吳命》所見“”旁亦非完全一致（ 與  旁並不相同），郭氏據此而把“”釋為“暑”，恐不可信。



此外，郭氏將簡文“暑日”讀為“曙日”，亦不無疑點。蓋“曙日”一詞，典籍未見其例<sup>[23]</sup>，郭氏把“曙日”解作“旦日”，意為“明天”，文義上雖然可通，但欠缺文獻用例支持，說服力不強。

## 二

釋“暑”說既不可從，學者有主張釋“”為“是”者，陳偉曰：

是，整理者釋為“旺”，讀為“望”。今按：此字上部與楚文字“是”字近似，但缺少“日”下橫筆；下部與上博竹書《容成氏》53 號簡背面篇題“容成氏”的“氏”字近似，疑為“是”異構。<sup>[24]</sup>

沈培贊同陳說，並對其說作了補充。他說：

陳說當是。此字（引者案：即“”）上部即《上博（六）·平王問鄭壽》簡 7 的“”，馬承源（2007：263）釋為“是”，郭永秉（2008）改釋為“疋”。現在看來還是應當釋
















爲“是”，在簡文中讀爲“寔”。《吳命》此字殆是雙聲字，或因上部的“是”的“日”下少一筆，因此又加了聲符“氏”。“氏”作偏旁且位於上下結構的下面的寫法，又可參看《上博（一）》《緇衣》簡1的“眠”。也許有人會認爲A字下部是從“壬”，但略嫌上面一撇過長。其實即便是“壬”，它也有資格作“是”的聲符。至於本篇簡2已經出現了兩個作常見寫法的“是”，爲什麼這裏又把“是”寫成A的樣子，推測可能是爲了區分不同的用法。……因此，“自是日以往比五六日”即“自今天開始連續五六天”的意思，文義極爲通順，捨此恐難找到更合適的解釋。<sup>[25]</sup>

陳氏疑“𠄎”即“是”字，沈氏申之，並詳加論證。案“是日”一語，文獻習見，比較上引諸說，陳、沈二氏之說無疑於文義最協，故單育辰<sup>[26]</sup>、李松儒<sup>[27]</sup>及凌宇<sup>[28]</sup>皆從之。然諦審是說，亦不無可議之處，謹申論於下。





首先，沈培認爲“𠄎”乃雙聲字，上部从“是”，下部从“氏”，後者爲疊加聲符。案沈先生之分析不爲無據。古文字中常見雙聲字，陳偉武《雙聲字符綜論》<sup>[29]</sup>和黃麗娟《戰國多聲字研究》<sup>[30]</sup>論之甚詳。不過，問題在於，古文字中“是”字似未見累加聲符成雙聲字之例<sup>[31]</sup>，且楚簡所見“是”字一般作“𠄎”，字中多有一橫筆，而“𠄎”字所从之“𠄎”則無。對此，沈先生引《上博六·平王問鄭壽》“𠄎”字爲證。該字馬承源釋“是”，其寫法確與“𠄎”相同，由此看來，沈說似亦可通。惟“𠄎”字郭永秉已改釋爲“疋”，馮勝君從之<sup>[32]</sup>，可見學界對此字的釋讀尚有爭議。故此，單據“𠄎”字爲證，似未足以論定“𠄎”即“是”字<sup>[33]</sup>。

至於“𠄎”旁（“𠄎”下部所从），沈培先生認爲即“氏”字，

並引《上博一·緇衣》“眡”字爲證。案《緇衣》簡1之“眡”字作<sup>[34]</sup>，而下部从氏之字尚有《上博四·曹沫之陳》簡39之“底”，作“”和“”<sup>[35]</sup>。比較“”與“氏”旁，二者確有相近之處，然細審字形：“眡”字所从氏旁作“”，上部撇筆與“”略有不同；“底”所从氏旁作“”及“”，上部與差異更大。因此，沈先生釋“”爲“氏”，似有可商。再者，《吳命》簡2也有兩個“是”字，皆作“”形，與“”迥異，若釋“”爲“是”，則難以解釋這個疑點<sup>[36]</sup>，故就字形論，沈說似未安。

再以音理考之。“氏”古音端紐脂部<sup>[37]</sup>，“是”禪紐支部<sup>[38]</sup>，二字韻部頗有距離，“氏”似不能用作“是”字聲符。雖然李家浩、何琳儀、王志平諸氏皆指出“氏”、“氏”爲一字之分化<sup>[39]</sup>，而“氏”與“是”聲韻俱同<sup>[40]</sup>，或有條件充“是”之聲符；但畢竟“氏”與“氏”並非一字，將“氏”與“氏”等同，並以爲“是”之聲符，恐不可取。事實上，沈先生後來亦轉向支持釋作“暑”之說<sup>[41]</sup>，可見釋作“是”疑點甚多，說服力不足。

### 三

上述諸說皆有疑點，馮勝君提出另一看法。他注意到同篇簡2“望”字所从“宀”旁作，與“”字所从旁形近，因而將“”隸作“望”，但在釋讀上仍從整理者說，釋爲“望”。其說曰：


我們認爲，從字形分析的角度看，A應分析爲从“日”，“宀”聲，隸定爲“望”。此字所从的“宀”旁可與本篇2號簡“望”字所相對比：

 2號簡“望”所从       9號簡“望”所从

因爲“𠄎”字是上下結構，“日”旁在“宀”旁的上部。爲了使整個字形結構更加緊湊，將“宀”所从“亡”逆時針旋轉了90度，這樣就降低了“宀”旁的高度，爲上面的“日”旁留出了足夠的空間。“𠄎”與“望”均从“宀”聲，意符分別爲日、月，二者當是異體的關係。也有可能“𠄎”是從“望”字分化出來，專門用來表示天象詞“月望”之“望”的。在簡文中“𠄎”與“望”雖然都讀爲“望”，但表示的詞不同，所以在字形上有所區別，這是可以理解的。整理者雖然將“𠄎”所从“宀”旁誤釋爲“宀”，但將簡文讀爲“望日”卻是正確的。<sup>[42]</sup>

馮氏認爲“𠄎”與“望”字屬異體關係，故“𠄎”可釋爲“望”。筆者認爲，馮氏對字形的分析可取。事實上，撇除書寫角度的細微差異後，“𠄎”與“𠄎”二字寫法基本相同，其爲一字，殆無疑問。若此說可以成立，則《吳命》簡2“望”字與簡9“𠄎”字皆从“宀”聲，二者差別僅在於前者从月，後者从日。劉釗曾指出“古文字中日、月二字在用做表意偏旁時可以通用”<sup>[43]</sup>。準此，“望”與“𠄎”應可視爲一字之異體，“𠄎日”即“望日”。

簡文中“𠄎”與“望”皆讀爲“望”，然字形上有所區別，馮氏認爲此乃二字所表之詞不同之故<sup>[44]</sup>。案，此說甚確。董珊曾說“戰國古書寫本一篇之中習慣使用不同的字形來表示不同的詞”<sup>[45]</sup>，可見“𠄎”與“望”確有可能因取義不同而寫法有別。不過，馮氏逕以“𠄎”爲表“月望”之“望”的專字，則有可商。設若“𠄎”專表“月望”之“望”，何以此字不从月，反从日？這點頗有疑問<sup>[46]</sup>。筆者認爲，“𠄎”、“望”二字寫法不同，或涉及通假。蘇建洲在論及《上博七·武王踐阼》簡4的“𠄎”字時說：

簡14“兕”作，與簡4“△”（引者案：指“𠄎”）字形並不相同。一般來說，“戰國古書寫本一篇之中習慣使用

不同的字形來表示不同的詞”，在《武王踐阼》中的確也是如此的。所以“△”字很可能不是“兇”，而是“兇”的通假字了。<sup>[47]</sup>

“暄”字的情況當與“𠄎”字類似。其所以與簡2“望”字寫法不同，恐亦與通假有關。徵諸音義，簡文“暄(望)”或為“明”之借字。“望”與“明”古音同屬明紐陽部<sup>[48]</sup>，音近可通。又《周禮·職方氏》：“其澤藪曰望諸。”鄭玄(127—200)注云：“望諸，明都也。”<sup>[49]</sup>孫詒讓(1848—1908)《周禮正義》曰：“書作‘孟諸’，或作‘盟豬’，《爾雅》作‘孟諸’。鄭《詩譜·陳譜》作‘明豬’。‘孟’、‘望’、‘明’、‘盟’及‘諸’、‘都’、‘豬’，聲類並相近。”<sup>[50]</sup>是“望”、“明”二字古通之證。簡文“暄日”應讀作“明日”。趙翼(1727—1814)《陔餘叢考》卷二十一云：“次日曰明日。”<sup>[51]</sup>“明日”，猶今所謂“明天”。

再從文義證之。蘇建洲指出，《左傳·成公二年》中的“詰朝請見”相當於簡文“自𠄎日朶以遄(往)，必(比)五六日，皆番(敝)邑之昇(期)也”<sup>[52]</sup>。其中“詰朝”即“明日之晨”，乃文獻中常見的約戰時間<sup>[53]</sup>。《左傳·成公十六年》：“王怒曰：‘大辱國，詰朝爾射，死藝。’”杜預(222—284)注：“詰朝猶明朝，是戰日。”<sup>[54]</sup>《左傳·僖公二十八年》：“晉侯使欒枝對曰：寡君聞命矣。楚君之惠，未之敢忘，是以在此。為大夫退，其敢當君乎？既不獲命矣，敢煩大夫，謂二三子：‘戒爾車乘，敬爾君事，詰朝將見。’”楊伯峻(1909—1992)說：“詰朝，明日之晨。”<sup>[55]</sup>皆其證。這樣看來，將簡文“暄日”讀作“明日”，正好與文獻中的“詰朝”相應。蘇建洲回應本文的觀點時也說：

若與文獻對讀來看，李先生將“暄”讀為“明”應可從，古籍中“氓與萌”、“𠄎與萌”、“妄與孟”、“芒與孟”、“望與孟”、“明與孟”、“明與望”、“盟與孟”均有通假例證。則簡文“暄(明)日”相當於文獻的“詰朝”。郭永秉先生曾將簡

文翻譯作“從明天開始連續五六天”，孟蓬生先生也翻譯作“從明天開始，直到（其後）五六天為止，都是敵邑（可以交戰）日子”。雖然對“比”的理解不同，但是他們都將“明天”這個時間點點出來了，無疑是很有意義的。<sup>[56]</sup>

蘇氏所言，正好可作為本文觀點之佐證。由此可見，簡文“𠄎日”讀作“明日”，不僅文義順適，也符合古人的行事習慣。

總而言之，《吳命》的“𠄎”字應隸作“𠄎”，“𠄎”即“望”字異體，在簡文中讀為“明”，簡文所言“明日”相當於《左傳》中的“詰朝”，都是指交戰之期。“自明日以往，比五六日”，即“自明天開始，連續五六天”之意。筆者此說，於形、音、義及辭例上皆能圓通，應可成立。

（作者：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專任講師）

#### 注釋：

- [1] “必”，陳偉、沈培、郭永秉等皆讀為“比”，孟蓬生則讀為“畢”。本文從陳、沈諸氏說。陳說見氏著《新出楚簡研讀》（武漢：武漢大學出版社，2010年）頁319、《讀〈吳命〉小札》（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，2009年1月2日 [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\_article.php?id=936](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936)）、《讀上博楚竹書〈吳命〉札記》（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，2009年7月12日 [http://www.guwenzi.com/SourceShow.asp?Src\\_ID=846](http://www.guwenzi.com/SourceShow.asp?Src_ID=846)）。沈說見氏著《〈上博（七）〉字詞補說二則》（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，2009年1月3日 [http://www.guwenzi.com/SourceShow.asp?Src\\_ID=605](http://www.guwenzi.com/SourceShow.asp?Src_ID=605)）、《〈上博（七）〉校讀拾補》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、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古籍研究中心主編《先秦兩漢古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1年）頁158—159。郭說見氏著《〈吳命〉篇“暑日”補說》

- (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,2009年1月5日 [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\\_ID=622](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622))、《楚竹書字詞考釋三篇》(李圃主編《中國文字研究》第13輯,鄭州:大象出版社,2010年)頁67—69。孟說見氏著《〈吳命〉一得》(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,2009年1月16日 [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\\_ID=661](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661))。
- [ 2 ] 釋文見馬承源主編: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七)》(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年),頁323。
- [ 3 ] 同上書,頁324。
- [ 4 ] 以上三字見高明、涂白奎編著:《古文字類編》(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年),頁460。
- [ 5 ] 以上“往”字見李守奎編著:《楚文字編》(上海: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,2003年),頁118。
- [ 6 ] 上博簡諸“往”字字形,見李守奎、曲冰、孫偉龍編著: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一一五)文字編》(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7年),頁96。
- [ 7 ] 二例“絀”字見高明、涂白奎編著:《古文字類編》,頁999。
- [ 8 ] 值得補充的是,郭店簡中有从二止之“𠄎”字,多讀“止”,書作“𠄎”形,上所从“止”與“𠄎”字形相同,而下所从之“止”則與“𠄎”類近。由此觀之,“止”之寫法與其所處之位置亦有關係,大抵處於字之上部者書作“𠄎”,而在下者則作“𠄎”。然而,簡文“𠄎”下从“生”,其中“止”乃居於“土”旁之上,加以本文已指出楚簡“生”旁多書作“𠄎”,上部作“𠄎”。由此推論,“𠄎”下所从應非“生”,整理者之隸定不確。
- [ 9 ] 程少軒執筆,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讀書會:《〈上博七·吳命〉校讀》,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,2008年12月30日([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\\_ID=577](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577))。此文其後發表於劉釗主編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三輯(上海:復旦大學出版社,2010年),頁264—269。
- [ 10 ] 孟蓬生:《〈吳命〉一得》,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,2009年1月16日([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\\_ID=661](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661))。
- [ 11 ] 單育辰:《上博七〈凡物流形〉、〈吳命〉札記》,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《簡帛》(第5輯)(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年),頁282。此文又見武漢














- 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,2009年6月5日([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\_article.php?id=1065#\\_ftn21](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1065#_ftn21))。此外,相同論述亦見於單育辰:《佔畢隨錄之九》,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,2009年1月19日([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\_article.php?id=977#\\_ftn19](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977#_ftn19))。
- [12] 郭永秉(署名大丙):《〈吳命〉篇“𠄎日”補說》,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,2009年1月5日([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\\_ID=622](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622))。又見郭永秉《楚竹書字詞考釋三篇》,《中國文字研究》第13輯,2010年10月,頁68—69。
- [13] 郭永秉(署名大丙):《〈吳命〉篇“𠄎日”補說》,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,2009年1月5日([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\\_ID=622](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622))。又見郭永秉《楚竹書字詞考釋三篇》,《中國文字研究》第13輯,2010年10月,頁69。
- [14] 張崇禮:《釋〈吳命〉的“度日”》,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,2009年1月14日([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\\_ID=654](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654))。
- [15] 禰健聰《上博楚簡(五)零札(一)》,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,2006年2月24日([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\_article.php?id=226](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226));《上博楚簡(五)零札(二)》,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,2006年2月26日([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\_article.php?id=238](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238))。
- [16] 字形見李守奎、曲冰、孫偉龍著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一一五)文字編》頁187—192、郭蕾蕾《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六)〉研究狀況及文字編》(吉林大學2008年碩士學位論文)頁47、雷金方《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七)〉文字編》(安徽大學2010年碩士學位論文)頁35、王凱博《上博八文字編》(復旦大學出土文獻及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,2012年1月3日 [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\\_id=1765](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_id=1765))。
- [17] 李銳云:“案所謂‘筭’字,似乃‘箸’字,所從‘者’之形,可參看《孔子詩論》簡1,《子羔》簡1、5等。不過本篇有‘者’字,與此不類。因上下文釋讀尚有問題,置此存疑。”詳見李銳:《〈彭祖〉補釋》,“孔子2000”網站,2004年4月18日(<http://www.confucius2000.com/qhjb/pengzubushi.htm>)。
- [18] 陳斯鵬:《簡帛文獻與文學考論》(廣州:中山大學出版社,2007年),頁85。
- [19] 沈培:《〈上博(七)〉字詞補說二則》,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,2009年1月3日([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\\_ID =](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)

605)。

- [20] 上博簡諸“者”字中，僅第二十二式與“𠄎”字較為接近，但該式“者”字作“𠄎”，下部類似“壬”旁的部分與“𠄎”字仍有不同。
- [21] 此處恐有誤。A字據馮文前引字形應指《吳命》“𠄎”字，但從文義推之，這裏的A字似乎是指“𠄎”所從的“𠄎”旁。
- [22] 馮勝君：《上博七〈吳命〉9號簡“望日”補說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8輯，頁461—462。
- [23] 說見單育辰《上博七〈凡物流形〉、〈吳命〉札記》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《簡帛》第5輯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頁282。文章又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，2009年6月5日（[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\_article.php?id=1065](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1065)）。
- [24] 陳偉：《新出楚簡研讀》（武漢：武漢大學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頁319。又見陳偉：《讀〈吳命〉小札》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，2009年1月2日（[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\_article.php?id=936](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936)）；陳偉：《讀上博楚竹書〈吳命〉札記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，2009年7月12日（[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\\_ID=846](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846)）。
- [25] 沈培：《〈上博（七）〉字詞補說二則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，2009年1月3日（[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\\_ID=605](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605)）。
- [26] 單育辰：《上博七〈凡物流形〉、〈吳命〉札記》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《簡帛》第5輯，頁282。單文又見於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，2009年6月5日（[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\_article.php?id=1065#\\_ftn21](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1065#_ftn21)）。此外，相關論述亦見於單育辰《估畢隨錄之九》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，2009年1月19日（[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\_article.php?id=977#\\_ftn19](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977#_ftn19)）。
- [27] 李松儒：《楚地戰國竹簡字迹研究之一》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，2010年6月11日（[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\_article.php?id=1264#\\_ftnref3#\\_ftnref3](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1264#_ftnref3#_ftnref3)）。
- [28] 凌宇：《楚竹書〈上博七·吳命〉相關問題二則》，《社會科學論壇》，2010年第20期，頁58。




- [29] 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：《中國古文字研究》（第1輯），長春：吉林大學出版社，1999年，頁328—339。
- [30] 謝維揚、朱淵清主編：《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》（上海：上海大學出版社，2004年），頁174—183。
- [31] 說見馮勝君：《上博七〈吳命〉9號簡“望日”補說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8輯，頁461—462。
- [32] 馮勝君說：“上博簡《平王問鄭壽》篇7號簡有‘𠄎’字，整理者釋為‘是’，不確。郭永秉先生改釋為‘疋’（《讀〈平王問鄭壽〉篇小記二則》，簡帛網2007年8月30日），可信。”馮說見《上博七〈吳命〉9號簡“望日”補說》，中國古文字研究會、中華書局編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8輯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0年），頁463。
- [33] 新出《上博八·志書乃言》篇有“是”字作“𠄎”（1.05）及“𠄎”（2.23），字中省去橫筆。然細審其筆畫結構，二字下方所止旁與本簡“𠄎”字下部寫法仍有差異。再者，此二例“是”字均只見於《志書乃言》篇，似為該篇之寫法特點，非楚簡普遍寫法。故此，此二字仍未足以證明“𠄎”為“是”字。
- [34] 字見李守奎、曲冰、孫偉龍著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一一五）文字編》，頁184。
- [35] 同上書，頁443。
- [36] 說見馮勝君《上博七〈吳命〉9號簡“望日”補說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8輯，頁461—462。需要補充的是，李松儒曾指出《吳命》簡2及簡5與同篇9支簡的字迹略有不同，並說：“《吳命》中簡2、簡5上的字迹雖為同一抄手所寫，不過從字迹差異上看，這兩段簡應該不屬於《吳命》一篇。”李氏雖謂簡2與《吳命》非屬同一篇作品，但二者既為同一抄手所寫，則其寫法當不致相去太遠，如今“𠄎”字與簡2所見兩“是”字不獨字迹有異，即結構亦不相同，二者恐非一字。李說見氏著《楚地戰國竹簡字迹研究之一》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，2010年6月11日（[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\_article.php?id=1264#\\_ftnref3#\\_ftnref3](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1264#_ftnref3#_ftnref3)）。
- [37] 見郭錫良編著：《漢字古音手冊（增訂本）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0年），頁125。
- [38] 同上書，頁91。

- [39] 李家浩:《戰國貨幣考》,《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——李家浩卷》(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2年),頁174—175;何琳儀:《戰國古文字典》(北京:中華書局,1998年),頁1210;王志平:《〈詩論〉發微》,《華學》第6輯(北京:紫禁城出版社,2003年),頁61。又上引李家浩說謂“氏”與“氏”古文字往往混用。例如“甝”字,《說文》篆文从“氏”,《九年衛鼎》銘文从氏;“覲”字,《侯馬盟書》或寫作“覲”。蘇建洲亦指出“氏”、“氏”二字於楚簡有互作之例,如《上博二·容成氏》之“氏”,簡53背即寫作“氏”。蘇說見氏著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二)校釋》(臺北:花木蘭文化出版社,2006年),頁328。
- [40] 郭錫良編著:《漢字古音手冊(增訂本)》,頁91。
- [41] 參見郭永秉(署名大丙):《〈吳命〉篇“晷日”補說》文後水土(網名)的跟帖。
- [42] 馮勝君:《上博七〈吳命〉9號簡“望日”補說》,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8輯,頁462。
- [43] 劉釗:《古文字構形學》(福州:福建人民出版社,2006年),頁336。
- [44] 馮氏謂簡9“晷”字表“月望”,與簡2“望”字所表之詞不同。案“望”字見於“亦唯君是望”一句,整理者解作“瞻仰”及“景仰”。說見馬承源主編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七)》(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年),頁308。
- [45] 董珊:《戰國竹簡中可能讀為“說”的“𠂔”字》,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,2008年5月2日([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\\_ID=422](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422))。
- [46] 《說文·壬部》有“望”字,許慎訓曰:“月滿與日相望,以朝君也。”董蓮池《說文解字考正》(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4年)云:“‘望’甲骨文作 、、 等(《甲骨文編》三五四頁), 表目,字像人站立在地上,眼睛豎起,極目遠望,是瞭望之‘望’的本字。西周金文作  (保卣),假作朔望之‘望’,後出  的基礎上追加意符‘月’作 ,分化出朔望之‘望’的專字。其字从月,从望,望亦聲。許慎以此字為‘月滿與日相望’的‘望’字,即朔望之‘望’,十分正確。”(頁326)可見古文字本有“望”字,專表月望之“望”。馮氏謂“晷”乃由“望”字分化,專表“月望”之“望”,似屬推測,未有實據。又“晷”字从日,而楚簡所見“望”字作  (上博五·季4·5)、 (上博一·孔22·10)、 (上博五·三1·37)、 (上博一·緇2·22)、 (郭店·語一·104)、

(郭店·語二·33)、𠄎(郭店·窮4)、𠄎(郭店·語一·1)、𠄎(郭店·緝3)等,皆不从日。“𠄎”與楚簡一般“望”字寫法不同,可能與通假有關,其字並非讀如本字。上引諸“望”字寫法見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一一五)文字編》,頁406及頁581;張守中、張小滄、郝建文撰集《郭店楚簡文字編》(北京:文物出版社,2000年),頁174。










- [47] 蘇建洲:《〈武王踐阼〉簡4“恩”字說》,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,2009年1月5日([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\\_ID=623](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623))。
- [48] 郭錫良編著:《漢字古音手冊(增訂本)》,頁414及頁444。
- [49] (漢)鄭玄注、(唐)賈公彥疏、趙伯雄整理、王文錦審定:《周禮注疏》(北京:北京大學出版社,2000年),頁1026。
- [50] (清)孫詒讓撰,王文錦、陳玉霞點校:《周禮正義》(北京:中華書局,1987年),第10冊,頁2662。
- [51] (清)趙翼著:《陔餘叢考》(上海:商務印書館,1957年),頁401。
- [52] 蘇建洲:《〈吳命〉簡9“吳害陳”段試讀》,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,2010年11月24日([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\\_ID=1309#\\_edn10](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1309#_edn10))。
- [53] 此為蘇建洲先生的觀點,詳參蘇建洲:《〈吳命〉簡9“吳害陳”段試讀》,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,2010年11月24日([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\\_ID=1309#\\_edn10](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1309#_edn10))文後“學者評論欄”的評論。
- [54] (周)左丘明傳,(晉)杜預注,(唐)孔穎達正義,浦衛忠、龔抗雲、胡遂、于振波、陳詠明整理,楊向奎審定:《春秋左傳正義》(北京:北京大學出版社,2000年),頁897。
- [55] 楊伯峻編著:《春秋左傳注(修訂本)》(北京:中華書局,1990年),頁460。
- [56] 見蘇建洲:《〈吳命〉簡9“吳害陳”段試讀》文後“學者評論欄”的評論。

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rm “日” found in *Wu-ming* from the Seventh volume of *The Chu Bamboo Slips of Warring States period collected at the Shanghai Museum*

**Lee Wing-Kin**

(Lecturer, College of Profess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,  
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)

Abstract:

Much has already been written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seventh volume of *The Chu Bamboo Slips of Warring States period collected at the Shanghai Museum* (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), yet part of its contents remains undeciphered.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lucidate the term “日” from bamboo slip no. 9 of *Wu-ming* in three ways: character's form, sound and meaning. After thoroughly examin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, I agree with the opinion of Feng Sheng-Jun that “” should be defined as “”. Nevertheless, differing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given by Feng, I believe that “” should be read as “” instead of “” in the bamboo texts. The term “日” is tantamount to “朝” found in *Zuozhuan*, which means “tomorrow”. In the context of *Wu-ming*, “日” indicates the date of outbreak of war.

Keywords: Chu bamboo slips, *Wu-ming*, Tomorrow, Phonetic loan